

黑奴繁殖场

〔英〕 雷纳德·德万恩 著

姬建国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黑奴繁殖场》以十九世纪初叶发展到顶点并开始逐渐崩溃的血腥的黑奴贸易为背景，描绘了毛里求斯岛上的一座奴隶繁殖场——“黑水河种植园”的兴衰过程，从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揭露了由贩奴贸易而导致的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孽，控诉了资本主义借以发展兴盛的黑奴制对人性的亵渎、扭曲和摧残。

小说中的“黑水河种植园”的奴隶主，醉心于用繁殖黑奴的方式发财致富。把繁殖出来的黑奴劳动力在市场上拍卖出售，并且以高价向其他奴隶主出租良种黑奴，从而攫取暴利。在他的心目中，刺激黑奴繁殖出强壮的后代——这种肮脏的勾当高于一切。在这种“繁殖——发财”的思想指导下，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反常的怪人，并且参与了繁殖黑奴的过程。

他的妻子由于长期得不到真正的爱情，便向黑奴繁殖场中最健壮的“良种黑奴”偷情求欢，试图以此来对丈夫进行反抗和报复。然而，她的第一个情人却遭到了被阉割的厄运。而当她发现她心目中的第二个情人居然是她丈夫派来征服她的人格、扼杀她的爱情之心的“种畜”时，她义愤填膺地亲手毁掉了这个她丈夫引以为骄傲的“最佳良种”黑奴的生殖力。最后，她接受“繁殖高于一切”思想熏陶极深、一心想谋取繁殖场主妇地位的女“种奴”和信守伦理观念的前情人杀死在黑奴繁殖场内。

序 章

男黑奴是繁殖良种

1825年



“我要他！”她开了口。

于后的阳光，透过芒果树的枝隙叶缝，星星点点地投撒在处午荫蔽遮掩之下的河岸上，沃德使劲地闭上眼睛。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皮肤上粘着厚厚的一层灰土，一层来自干松燥热的甘蔗田的灰土。天一破晓，他便出来到田野上巡视。此时，他的衬衫和马裤均已被粘叽叽、湿漉漉的汗水紧紧粘在身上，他真想扒光衣服，跳入那清凉惬意的河水之中，同他那些正在水中扑腾嬉闹的黑奴一起凉快一番。

他紧马缰，握挺起胸膛，他光着脑袋，浓密的头发因成年累月的骄阳灼晒而变成了淡黄色的厚鬓。芒果树的荫影，在他脸上映下了斑点条纹，使他那在烈日曝烤下彻底变为肉桂色的皮肤上，呈现出一幅斑斑点点的图案——而这，掩盖了他脸颊上掠过的一阵忿然表情。

“我要他！”他的妻子重复了一遍。

沃德睁开眼睛，吉娜那股固执劲儿，简直叫人难以招架。他竭力不去理睬她，并且将握缰的手攥得更紧，借以压制心头之火。假如让她看到自己对她那愚蠢的话语表现出烦恼的态度，那她便会把它当作自己在与他多年怨恨生活中的一个胜利。

他将注意力收回到那些象幼童一般欢快地在水中玩耍的

奴隶身上。“行了，别再闹着玩了！”他大声吆喝道。黑奴们停止了打水嬉戏，神色谨防地望着他，他那粗硬的口吻使他们注意到了他的郁郁愠怒。

“两人一组，互相搓洗干净。”他措辞简短地又说了一句，暗暗后悔自己的失态惊扰了他们，让这些奴隶处于松快的气忿中以便无所顾忌，不受约束地去行动——这是至关重要的。

他咧嘴一笑，向他们表示不存在挨罚的危险。一名好奴隶，对主子情绪的变化应当相当敏感，应当时刻注意这种变化的迹象，并根据这些迹象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使自己免受罚处——这是奴隶们固有的一种本事。

“别假装没听见我”的话！虽然吉娜的音量轻得如同亲昵的耳语，然而语气中却充满了威胁意味，“我要他。”

吉娜的话语，将沃德原先那股兴高采烈的心情击得粉碎。他本来打算趁这六名青年黑奴洗澡的机会，与他们单独地呆一会儿，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谈一谈。他想促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生殖出体格强健的后代，从而壮大他这座“黑水河种植园”的黑奴增殖力。

他恼火地叹了口气，真希望妻子此时仍呆在家中，吉娜来到这里，很有可能余使他那套精心设计的方案遭到破坏。他极不情愿地转过脸来。

此时她正站立在林中空地的边缘的一簇高大的竹子旁。羽毛状的竹叶在顺山谷吹来的阵阵微风中轻轻地颤抖，几缕他曾视为金丝的秀发，此时乱蓬蓬的被风吹掠过她的面颊，粘在汗珠晶莹的额头和脖颈上。她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脸色阴沉地注视着他。

“回到庄园去！”他的口气坚决。别看那些黑奴正竭力做出愉快的样子，相互往身上擦抹着肥皂，其实他们正竖着耳朵偷听呢，任何一点表明无法支配自己妻子的迹象，均会被他们看作是他的一个弱点——将来可以加以利用。

“我有权利呆在这儿。”吉娜狡黠地微然一笑。“你不是很快就要让他们去同女奴们配对儿了吗？那好，我就要那一个。”她伸手一指，但他硬是不扭头去看。

“吉娜，繁殖黑奴是我的营业。”他恼怒地拖着长音。“这在你我结婚之前你不就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了吗！”

“十二个漫长的年头呵，沃德，可如今我却依然是你的妻子……”

“那就履行妻子的职责吧，妈的，快回家去！”

“假如你不履行当丈夫的职责，又为何非要我信守妻道呢？”

“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嘛，吉娜！”他无可奈何地朝水中的黑奴们指了指。“魔鬼保证，你为什么就不能象其他种植园主的妻子那样呢？”

“满足于做点儿家务，搞点刺绣？呸！”她猛地将头一甩——同她十七岁那年他俩热恋时相比，她昂头甩发动作的姿韵可真是变多了。

“当年你娶我为妻，正是因为我与众不同。”她又补充了一句。

“你嫁给我，是因为看上了我的财产。我是怎样一个人，这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那是为了帮助爸爸——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吧。当时，别人谁都不愿嫁你。你母亲为娶个儿媳，已搞得走投无

路，一筹莫展，尽管你有钱，可那些英国、法国的小姐闺秀却，没有一个愿正眼瞧你一下。我是唯一一个愚蠢的欧裔美国人，居然接受了你的求婚！”

“可你最终还是嫁给了我，而没有去跟 乔纳森·蓝代呀！”他无力地争辩着。

“可不是嘛！”吉娜大笑起来，这笑声粗湿刺耳，毫无欢愉之音。“乔纳森可算捞到了头彩是吧？他把妮科尔·吉内弗娶到了屋里，而你却仍旧背着我这个包袱。不论你多么渴望把我甩掉，我就是不让你轻松，世上决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愿意要你的沃德，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那些被迫同你睡觉的黑人少女。”

沃德感到纳闷，不知吉娜今天这股怒火打何处来。她这延绵不绝、无可遏制的由失意点燃的愤怒之火，其祸根早在当初他俩结婚之际便已种下。而他发现自己只要将心思完全集中到那些黑奴身上，便可不受她的烦扰。

“我宁愿身边睡着一名黑人女仆，也不要床上躺着一个白人娼妓。”他没有劲头去迎接即将发生的争吵。

“那太好了！”吉娜双手叉腰而立，目光火辣辣地直视着他。“既然你可以和女奴同床共寝，那么我也要有男奴的云雨交欢。我要他。”她再次向河中示意。

“你已经有克洛维斯了。”他冲树荫下歪了歪头。只见一个衣着讲究的黑人正懒洋洋地斜靠在一棵芒果树的树杆上乘凉。“你不是最终选择了他嘛。”

“但你残无人道，阉割了他，而你自己，不论对我再怎么温情脉脉，充其量也同一个阉人相差无几。”

他使劲地咬着下嘴唇，下决心不发作起来。对于她的悻

然作色。他早已习以为常。此外他是存心对他冷落怠慢。因此，她对他性能力的指责，并不使他感到恼火。他已生养下10来个混血儿女——如今他们正在种植场托儿所里，与他的奴隶们的后代一道嬉耍玩闹。另外，他和吉娜也有自己的儿子加内特。尽管吉娜并不喜欢这孩子。

他耸了耸肩膀，将绝望的苦水嚥回腹中。只要一见到她，他的喉头便会泛起这股苦涩的绝望之水。她今年二十九岁，虽然只比他小一岁，但看上去仿佛已是位中年妇人。

她腰身粗胖，出言峭刻，举止粗鲁。她的脸上擦着蜜蜡和扑粉，用来掩饰因纵饮甘蔗烈酒而变得难看的肤色。对她怠慢冷漠，在他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损失。

“怎么样，行不行？”她的追问打断了他的思绪——她与克洛维斯之间的风流艳事，葬送了他与她的婚姻生活，对此，他颇感遗憾。

阉割那黑小子借以进行报复。他让那黑小子留在吉娜身边作为伴侣，让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想着自己与人私通的悲惨后果。

“我要他！”她毫与顾忌地重复说道“——就是那一个。”

“克洛维斯！”他不胜厌恶地突然喝唤道，“把女主人领回庄园去，给她再端一杯甘蔗酒来，她的精神错乱了。”

克洛维斯没有丝毫想动的意思。

沃德的脸色阴沉上来。如果河中洗澡的那几个黑奴看到克洛维斯违抗命令，那他们便会对沃德的主人权威产生怀疑。

“不，”他又立即改了口，好象另有打算似的，“就让她呆在这儿。”

他催马来到了水边，“小伙子们，把自己好好冲洗冲洗。”

他大声吆喝道。“我们该走了。”

黑奴们扑腾着将身子浸没到水中，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莹光。河的下流，在这些奴隶居住的用棚栏围来的鬻房的坡下，一只大水轮在不停地转动带动着甘蔗轧汁机驱轴。河岸两旁探悬而出的繁枝茂叶，将被旋击而起的水花始终掩匿在阴影之中。那一带，河水幽深、阴黯，此河因而得名黑水河。

沃德的父亲，一名美国船长，在将种植园建成这座岛屿上的黑奴贩卖中心之后，便是在那一段河道里葬身泽国的。他留下了一笔遗产。年青的沃德使这笔财产不断增值，终于使自己跻身于毛里求斯岛最富裕者的阶层。

他根本不必顶着赤热的日头，在种植甘蔗以生产蔗糖和烈酒的奴隶们身边吃苦遭罪。他完全可以过着轻松悠闲的生活，尽情享受路易港的社交活动，花天酒地地款待他们的哪些欧裔同伴（在岛上长大的白人），以及那些管理这块殖民地事务的英国文职官员。

然而，沃德鄙视那种生活，他的宏愿是要生产出金钱所能买到的被世人公认为最优良的奴隶——令人愉快，恭顺驯服，愿意长时间地干活，聪明乖巧，唯命是从。

多年来，他费尽心机，采用了一整套综合方案，其内容是：训练、饮食、优选式繁殖法——此项为最最重要的一环。

眼前这六名年轻黑奴，将帮助它实现自己的梦想。此时此刻，他望着他们从水中走上岸来，全然忘记了身旁的吉娜——她，正用饱含秋水的热烈目光冲着他们张望。他们均出生在种植园内，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沃德的父亲特伦奇通

常总是把刚一出生的奴婴往野地里一扔了事，丝毫不明白，当从海外向岛上贩运黑奴的生意竟被禁止之后，婴奴们将会变得何等珍贵。这六名黑奴，便是当年从他父亲手缝中幸存下来的婴奴。

他们一个个身强力壮，体型健美，甘蔗地里的劳动使他们的身体变得硬朗挺拔，肌肉强健，他们肩膀又宽又阔，他们的大腿粗壮得象树干——这是由于每天来回远足到山中干活的结果。他们踏着轻快的步伐向沃德面前走来，肌肉坚实、曲线优美的臀部吸引住了吉娜的目光。他们抖去身上的水珠，脸上现出期待的神情站立在沃德面前。

眼望着这样一群赤身裸体的小伙子，吉娜不禁情欲激荡地惊叹了一声，惊叹声使沃德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但他的目光仍然停留在那六名黑奴小伙身上。他们简直完美得无可挑剔。他们的皮肤油光发亮，显示出旺盛的青春活力，他们的眼睛烁烁放光，洋溢着热切的希求期待——这表明，尽管是奴隶，可他们的情绪非但没有变得低落下去，反而被刺激得颇为高涨。

“就要他！”

沃德从眼角里瞥了一下妻子。她，是否面临着危险？当然奴隶们是不会对他做出伤害举动的，但对她呢？她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感受。虽然她是个白人，但她毕竟是女姓，而这些男性黑奴所受到的训练和指导是：他们的责任便是与女性交媾。

“别碰他们，吉娜！”他一边制止一边急忙甩蹬下鞍，挺身拦住正挪步走向那几名黑奴的吉娜。他用马鞭朝大腿上使劲一拍：“有危险！”

“瞎说！”她反驳道。他们十分招人喜爱，尤其是那一个。

沃德感到一股热血涌上面门。此时他才意识到，无论他叫吉娜干什么，都会遭到拒绝。那几个对自己赤身裸体站在人前丝毫不感到窘迫的黑奴，正睁大了眼睛朝他俩这里观望。吉娜站在与他们如此近的距离上，那个个头最高的黑奴开始表现出冲动的迹象。

“他叫什么名字？”

沃德绷起了面孔。

“叫伊博恩，夫人。”

沃德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不要说话！”他冲那个大个子黑奴晃起马鞭，怒气冲冲地喝道。

“你不是训导他们要彬彬有理吗？他可是为你增了光呢。”

“吉娜，你把他们弄得心神不安了。难道你想让他们以为白人妇女全都象你一样？”

“嘿，那岂不妙趣横生？伊博恩似乎并不介意嘛。令人联想起当初的克洛维斯……。”

“吉娜！”沃德终于勃然动怒。他将鞭柄朝她身上戳去，“你永远别想把他搞到手，他是我最好的良种黑奴。他将为我繁殖出一批又一批的奴崽！”

“真的吗？”吉娜拂去被风刮到眼睑前的几缕长发，后退一步，以躲开他鞭柄的戳捣，丝毫不为他眼里喷射而出的怒火而动。

“那你打算怎样使他确实做到那一点呢？”她嘲讽的微笑刺痛着他的心，不过她的话却分散了他的怒气。

他垂下持鞭的手——她谈到的这一问题，引起了他的兴趣。对于讲述自己繁殖黑奴的技巧。他向来是津津乐道。民

“让他与合适的女子交媾。”他兴致勃勃地回答。“我已经为他选好了一个。伊博恩是莫桑比克人；因此我将让他与一个祖籍是马达加斯加的女子杂交。那样我就能将他那民族的强悍体魄与一位漂亮的马尔加什人的聪慧和容貌融合为一体。”

吉娜用轻蔑鄙夷的目光扫了他一眼：“要是我同他去交股合欢，那生下的娃娃又会是一副怎样的模样？”

“遭天杀的女人！”沃德恨不得挥鞭将她狠抽一顿，但却又将性子压了下来，那几个黑奴正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吉娜觉察出了他的苦衷，不禁睥睨地大笑起来。紧接着，克洛维斯也发出了音符高亢的吃吃笑声。这下子沃德总算找到了发泄怒气的对象。他忽地疾转身去照着那个黑人面颊上就是一鞭。

克洛维斯抬起手，用手指轻轻抚摸着脸上的伤口，鲜血玷污了他那镶着花边的袖口。他冲沃德嘿嘿假笑了两声，仿佛承认被打痛便会有失自己的体面似的。

“走，”吉娜伸手挽住克洛维斯的胳膊，准备离去。“你打错人了，沃德。造成了我现在这般模样的恰恰是你自己。正如他的现状也是由你一手造成的那样。”

“我很高兴，你终于明白了过来。”沃德感到如获重释，差点儿露出了笑容。“快回去绣花吧！”

“那当然。可你要记住，沃德，那个良种黑奴，我要定了！总有一天，我要得到他。”她卵裹地说着。

2

沃德面对着这六名黑奴，神情严厉地凝视着他们每个人，直到最后他们一个个垂下眼皮，战战兢兢地用脚底板蹭着地面，等待他开口训话。沃德知道，奴隶主的沉默如同威胁恐吓一样，也会使奴隶感到心惊胆战。

“齐步——走。”他用鞭子朝蜿蜒在灌木草丛之中的小径一指，语调轻和地发出命令，为了不使他们揣测出他烦乱的心境，他故意皱眉蹙额，让脸色保持阴沉。当他们踏着碎步匆匆离去时，他的目光落到了有意落在别人后面的那名大个子黑奴身上。

“伊博恩！”

随着这一声断喝，所有的黑奴全部停下了脚步——这是他们相互间义气笃诚的表现。他们扭过头来，注视着伊博恩离开队列，跨着大步跑到沃德跟前。他可真叫人叹为观止；一丝不挂地挺拔而立，西沉的太阳将光辉披撒在他那墨青色的肌肤上；那令人瞠目的黝黑肤色、是纯种埃塞俄比亚人所特有的呵！

他那白得发亮的牙齿，象闪光灯似地冲沃德一闪，喉咙里发出浑厚的轰响：“什么事，先生？”

沃德捏揉着自己的下巴，明显地感到抬眼与他对视时心中有一股压力。“你可真是个小家伙儿呀。”他若有所思地说。

道。“给我站好！”

他把鞭子往胳肢窝下一夹，朝这黑奴的胸膛上伸出手去。他的双手揉搓过对方的胸脯，按摸过那隆起的腹肌，一直向裆下探去，一边摸，一边用手指在那紧绷绷的肌肉上捏拧着，重重地戳着。

奴隶们早已习惯于被人用手摸弄，因此，伊博恩毫不退缩地任他摸弄。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仪式——用自己的身体来接受沃德因拥有他们而产生的自豪的仪式。

沃德的触摸粗鲁生硬，在这种场合，他毫无恻隐之心，因为那有可能破坏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准则。定期地检查这些“种畜”，对于他了解他们是否有着良好的竞技状态，意义非同小可。对此，这些黑奴十分理解，并且感到高兴。在他强烈兴趣的感染和反复不断的检验之下，他们已经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一种虚荣自傲的心理。

伊博恩双脚分叉而立，两臂松垂于体侧。他用粉红色的舌尖舔润着自己的嘴唇，任凭沃德的手指在他的大腿上捏揉。他的眼睛注视着沃德的头顶，等待着主人抬起头来，露出赞赏的微笑。

不料，沃德却皱着眉头后退了一步，握着鞭柄，向伊博恩裆里戳去。

“这——”他用编成辫形的皮鞭握柄的末端拨弄着伊博恩的阴茎，“就是你的前途。”

“什么，先生？”

“喏，好大个啊！”沃德的嗤笑取代了皱眉，受检的黑奴因此而松快起来。“你可以用这杆长柄锄去深耕细耙。”他向前一探身，用手掌捧起伊博恩的睾丸掂动着试了试重量。“魔

鬼保证，你能造出成百上千的娃娃来呢！”

“对，先生！”伊博恩眉开眼笑。

“你又知道个啥哟！”这黑小伙的天真劲儿令沃德忍俊不禁。但他很快便又意识到另外那五名黑奴正站在小路上冲他张望。“把我的马牵去遛遛！”他的口气又变的粗硬起来，以防伊博恩认为他在表示亲善。奴隶们把亲善的举动看作是弱点。

“快走！”他猛然将皮鞭向空中一挥。鞭稍发出手枪射击般的炸响，吓得那几个奴隶赶紧抬腿迈步，快速朝圈房围栏的方向走去。

伊博恩牵着马的笼头，跟随在后。沃德则在伊博恩的身后迈着大步，一边走，一边为那四肢上滚动的腱子肉，为那完美无缺体格赞叹不已。

早在伊博恩刚刚十岁的时候，沃德便发现他大有潜力。那时，他已有四年的干活经历，每天头顶肩扛地将甘蔗从田里运送到轧机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力气的增长，他肩上的负荷也在加重。他还过于年轻，尚未学会那些假装体力不支的懒鬼们偷懒耍奸的心计。相反，他们似乎十分喜欢向别人显示自己的是多么有力气。

沃德对他的这种热情采取鼓励赞许的态度，因为“黑水河”种植园并非是普通的种植园。其他的种植园主，就会把一个强壮的奴隶不顾死活地拼命使唤，以期让奴隶在三、四年内最多七年之中，最大限度地耗光劳动力，最后被撤到牧场上去看管牛羊。由于奴隶的价格相当昂贵，因此种植园主们竭力想以最少量的食物，在最短暂的时间之内，从奴隶们身上榨出最大限度的劳动力。

沃德的观点却截然不同。他认为，如果使奴隶尽可能长

久地保持健康的体格和良好的竞技状态，而不是在二十五岁之前便因劳累过度而失去劳动力，那便会使他的投资得到更大的收益。他拿出大笔的资金，用于奴隶的食物和医疗，精明地驱使奴隶们延长自己的工作生命。

自从贩奴活动遭到禁止，断了奴隶来源之后，毛里求斯便处在奴隶短缺的状况之中。这便将一个生死攸关的课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每一名奴隶，都应是一个生产者——不仅要生产甘蔗，而且还要生产出自己的同类来接自己的班。

黑人从本性上来说，便是性欲旺盛，惯于乱交的。在“黑水河”种植园，沃德所拥有的二百名黑奴分别来自于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的许多不同的部落。奴隶制毁掉了他们的家庭观，他们在一起相互纵欲，为的是从苦难之中获得暂时的摆脱，而不是为了生儿育女。

尽管他们纵欲，但却似乎不会生育。难得有几个女奴怀胎受孕。生下的婴儿不是死胎，便是被母亲扔进甘蔗地边的排水沟里等死。

沃德花费了好多年的时间，采用了一系列贿赂收买、许以特权的手法，才得以使他的奴隶们开始繁殖后代。起初每出生一个成活的婴儿，便赏给做父亲的一个金币，赏给做母亲的一匹布。后来，他逐渐地意识到：让奴隶没有选择地胡乱交媾，并非是增加改善他的奴隶群体的好方法，因此而出生的婴儿，有一些都是发育不良的侏儒。

于是，他为每一个育龄女奴修建了一间供她自己单独使用的小房，并且让她自己挑选配偶。男奴们住在圈房内。因为男奴比女奴多，因此女奴在选择同房伴侣的问题上便变的格外挑剔。